

明倫彙編

二十五史補編

卷一百一十五

開明書店輯印

二十五史補編
第一冊

章鈞題



開明書店輯印

二十五史補編
第二冊

章鈞題



開明書店輯印

二十五史補編
第三冊

章鈞題



開明書店輯印

二十五史補編
第四冊

章鈞題



開明書店輯印

二十五史補編
第五冊

章鈞題



開明書店輯印

二十五史補編

第六冊

章鈺題

梁任公先生推崇：「目錄學之權威」

師石山房叢書

山陰姚海槎 振宗先生，生丁清季，篤志開修。於目錄之學，寢饋尤深。前後撰成七略佚文、七略別錄佚文各一卷，漢書藝文志條理八卷，漢書藝文志拾補六卷，隋書經籍志考證五十二卷，後漢藝文志、三國藝文志各四卷，都凡七種，合七十六卷。即以所居宋賢陸放翁故宅為名，顏曰「快閣師石山房叢書」。全書博大精深，靡所不包，而平生絕詣尤盡萃於隋志考證。蓋姚先生之為學，迴越恆蹊，既不瑣瑣於冊籍之餽釘與卷帙之累積，復不規規於版刻之先後與藏印之有無，實於「簿錄」「好古」二派之外，獨樹一幟。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者，庶幾得之。梁任公先生稱為「目錄學之權威」，洵非過譽。顧書未刻全，傳流未定，讀者每有僅觀鱗爪之憾。本店近承浙江省立圖書館之介，將全部稿本移付出版，改署為「師石山房叢書」。茲已排校畢工，印裝發售，區區表章之微忱，想亦為學術界所鑒許乎。

每冊實價二十元

開明書店印行

聖經紙精印，真皮脊，皮角，布面，燙金，精裝十六開本，一巨冊，凡一千四百餘面。

F193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首次發行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全書出齊

二十五史補編（全六冊）

實價國幣六十元

（外埠酌加寄費）

編集者

上海梧州路開明書店
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章 錫 琛

印刷者

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
美成印刷公司

不 准 照 樣 翻 印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七八號 開明書店上海總店
南京太平路 開明書店南京分店
廣州惠愛東路 開明書店廣州分店
北平楊梅竹斜街 開明書店北平分店
漢口交通路 開明書店漢口分店
長沙南陽街 開明書店長沙分店

91411B

二十五史補編刊行緣起

我國歷代的史書，既然有了本紀，又有專傳跟類傳。本紀記着年月，差不多是一條時代的索子；專傳跟類傳記載各種人物，給人羣的活動照一個相。這兩部分互相輔佐，功用才見得顯著。可是社會各方面的進展跟變化，千頭萬緒，好比一團亂絲，如果沒有另外的方法把它梳理，讀史的人就不能夠把握那些事象，得到個明確的概念。所以紀傳以外，又定下了表譜書志的體裁。然而歷代的史書裏頭，表譜書志未必齊備，那原有這些門類的若干史，又往往因為當時作者的疏忽以及後世傳刻的錯誤，引起讀者的憾惜。歷來的史學家彌補這種缺失，做了許多的工作。歸納起來，不外乎三類：一是補作的工作，像錢文子作補漢兵志、郝懿行作補宋書食貨志等就是；二是校正的工作，像王元啓作史記月表正譌、汪遠孫作漢書地理志校本等就是；三是考訂的工作，像梁玉繩作漢書古今人表考、姚振宗作隋書經籍志考證等就是。

這三類的書籍大多分散在各種叢書裏頭，很少單行的本子。誰要閱讀，只有去搜求叢書，如果沒有充裕的財力跟時間，這個願望就難以達到。又有一部分還只是稿本，並沒有刻過，那就即使有了充裕的財力跟時間，也很不容易有遇見的機會。我們常常這麼想：如果把這三類的書籍，分散在叢書裏頭的，以及還只是稿本的，彙集在一起，加到全史裏頭去，在讀史的人實在是極大的便利。我們的能力雖然薄弱，我們應該對文化界盡這一點責任。

我們抱着這個志願，隨時搜求叢書跟稿本，到現在，關於補訂各史表志的書籍，古人作的跟近人作的，差不多齊備了。我們就把這些書籍彙印在一起，叫做二十五史補編，讓它跟我們印行的二十五史相輔而行。

這個補編裏頭包含着天文、地理、兵、刑、食貨等各方面的材料。誰要研究文化史上的任何題目，這里給他預備着充實的庫藏。關於經籍源流的材料，這個補編裏頭尤其豐富，把所收的藝文志、經籍志合起來計算，比較八史經籍志多到兩倍。我們猜想，研究目錄學的人更將歡喜這個鉅大的結集。

姚振宗所著隋書經籍志考證等七種，稱為快閣師石山房叢書，在目錄學方面的價值，梁任公先生曾經竭力表章過。但是，

適園叢書所刻入的僅有兩種，浙江圖書館所排印的也還不到一半，文化界沒有窺見全豹，一向引爲憾事。現在我們在補編裏頭發表這一部極大的名著汪士鐸的南北史補志由淮南書局刊行，只有十四卷，實在是一部分罷了。現在我們訪求到他的未刊稿十三卷，收在補編裏頭，除尚缺南北史藝文志三卷外，就是完璧了。萬斯同的歷代史表，舊刻本跟廣雅刻本都沒有完全，他的遺稿藏在鄞縣馮氏，現在承馮氏借給我們收印，計有未刊稿一十七種，對於關心文化的人，這些應該是值得興奮的消息。

在確定這個目錄以前，我們曾經跟南北的史學家、目錄學家通信商榷，他們對於我們的志願竭力贊許，對於補編的完成尤其抱着熱烈的期望，來信跟我們斟酌體例的，向我們提示意見的，每一位先生總有三四通，他們的好意使我們永遠感激，僅僅道一聲謝，那是太虛浮了，也使我們非常安心，因爲這個目錄不再是少數人的私見，而是許多專門學者的公意了。

歷來的史學家還做過許多旁的工作，有的關於紀傳的補訂，有的關於一般的考證，這類的專著跟札記也非常多，因爲屬於表譜書志的範圍以外，且待將來再打算結集，甚麼事情都一樣，既然認清了目標，只能一步一步地做去。

序

「吾華有五千年之歷史」此國人常作之自豪語也。問以史何在，必將曰：二十四史不充棟乎？增以新元史爲二十五，不尤富乎？然史之可貴，匪特在其卷帙之繁重，敘述之詳明，裁斷之有制，又當字字有來歷，其所根據之原料可得而勘證，示人以必信焉。自趙宋而下，修史時所根據者，今雖不可盡見，而政府公文、地方志乘、私家著述，存留者並多，猶得藉是以審察其然否。若上溯唐、五代之前，刻版未興，直接史料亡失垂盡，固亦有劫餘之金石遺文及故書雅記在，然而其物過於零星，未足以供系統之探討。言史事者，惟有據十七史爲惟一之資源。所謂五千年之歷史，前四千年祇此而已，此無可奈何者也。

治中國史學者之不能捨棄歷代正史，既如此，而正史中之表志，於典章之沿革、人事之變遷，各盡其貫穿綜合之任務，使讀者對於歷史現象有整個之認識，則更爲此資源中之真精實髓。原表志之體創於司馬遷，雖亦有所因，而與紀傳相輔以作全書之綱領，則其前未嘗有也。夫表之爲用，不僅旁行斜上，而在乎鉤玄提要，志之爲用，亦不惟整齊故事，而在乎原始要終。人事前後相循，不容隨朝代而割裂，故每代一史，本非其宜。然古今作史者，縱自以爲成一家之言，而在讀史者視之，則實爲綿延相承之作。鄭樵深譏斷代之史，因自作通志以變其體，然通志紀傳至今無讀之者，固由其材料不能出前人之外，亦以世人視各種斷代史之彙合，卽爲通史耳。若一

史之中，表志有闕，則讀史者目之所觸，惟有林林總總之故事浮動於前，無由得其綱領，而前後相循之人事亦爲之斷而不續矣。正史不皆有表志，二十五史中，表志齊備者，惟史記、稱書不稱志，漢書、新唐書、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等九種，其有志而無表者，則有後漢書、晉書、宋書、南齊書、魏書、隋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稱考不稱志等九種。自餘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北周書、南史、北史等七種，則並一表一志而無之。此無表無志之七種，與有志無表之九種，其不能稱爲完善，自不待論，卽就其有表有志者觀之，作者之學識與其所取之材料俱未嘗無瑕可指。故若曰「二十五史多缺憾」，此固平心之論，非吾輩之有意輕侮古人也。

此種缺憾，古今學者感到者至多，爲欲彌縫之，是以相率起任補正與考釋之工作。凡前史有而後史無者，則補後史，若萬斯同、錢大昭、洪飴孫之補表是也；後史有而前史無者，則補前史，若錢文子、錢儀吉之補兵志是也。案兩錢氏補兵志固未能下接兩唐，然實用

後世史籍體例。至於會通前後卓然自立。若梁玉繩之於古今人表。章宗源。姚振宗之於隋書經籍志。則志在治數代於一鑪。而不僅依傍一史。此融貫諸史事實。其可貴者一也。諸史表志之中。闕漏違迂。所在而有。闕漏則當補。違迂則當正。若吳卓信之於漢地理志。溫日鑑之於魏地形志。致力之深。凌駕前哲。此作古人之諍友。其可貴者二也。至於校正之事。爲術雖微。其效則顯。得是爬梳。書乃可讀。是亦有不廢之功矣。

正史之缺憾。賴古今學者之努力。受其彌縫者。已不在少數。後人儘可利用已有之成績。而作進一步之探求。但此已有之成績。將何從而求得之。憶十年前。頤剛好治目錄學。於各史藝文志之補證。畢力搜尋。然而補晉志者。秦榮光。黃逢元二本未有聞也。文廷式之本。則蘊之於心。而未有見也。游浙江圖書館。見姚振宗諸稿。意戀戀而不能得也。悵惘盈懷。猶如昨日事。夫居於五都之市者。尙艱於彙合如此。況在僻壤。志學之士。有不抱漏卮之書。以終古者耶。蓋此諸作。作非一人。人非一地。地非一時。往往散見於叢書全集之中。非有力藏書者。不易具備。其刊爲單行本者。則卷帙短薄。隨時有亡失之虞。至於孤留之稿本。則即在親戚姻婭間。亦有不得觀者矣。以材料之不集中也。故讀史者。欲覓其一種。恒東西尋索。空手而歸。謂非學術界之大憾事乎。

四十年前。張之洞總督兩粵。開廣雅書局於番禺。所刻書以史學著述爲最多。彼蓋有志繼阮元學海堂經解之業。而爲是「史藏」者。其後離粵。未立總名。上海書肆集其史部而石印之。顏曰史學叢書。凡二集。爲其但供試場之用也。影縮過小。可檢而不可讀。頤剛幼時見之。詫爲奇觀。以爲清人考史之書網羅盡矣。稍長。好聚目錄。乃知此類書未刊者尙多。及遊學北平。往還之師友多治史者。益見珍祕之籍。而惜其不得彙合於一編。私計學海之後。復有南菁。不審廣雅之作。亦有嗣音者乎。顧瞻八表。實勞我心。今春過滬。於開明書店見二十五史補編之目。知舊友王伯祥先生鍾麟主持斯事。俾與縮本二十五史並行。以便讀史者之相互勘證。從此無患乎原書之闕漏。亦無惑乎原書之違迂。搜羅之博。遠軼廣雅。凡茲世所能致者。幾於無不備焉。爲之喜而不寐。夫爲昔人著作謀盡其用。爲後來學術廣闢其門。使材料不集中之苦痛從而解除。此真無量之功德。所當爲史林永頌者已。

補編所採。原共一百七十餘種。其後邀約同好。四出訪求。竟得超過二百四十種。堅毅之忱。使人欽服。此二百餘種中。舊有刻本者。凡一百八十餘種。稿本僅存者。得六十餘種。萬斯同。汪士鐸諸家沈寢已久之書。賴斯而顯現。洵可謂爲近年史學界中一絕大快。

舉。夫使我輩眼福可誇耀於前人者，開明書店之力也。

此書之出，非書肆中有此一舉爲已足也，必將有以答對今昔諸賢爲學術工作之苦心，而後可以無愧。其道伊何？不揣謏陋，約而陳之。昔之補表者，多爲職官補志者，多爲地理藝文作者，就材料之便，著此先鞭，分所應爾。然我輩生於今日，既有新問題，斯有新需要，於民族社會宗教諸端，俱當加意搜補，一也。有宋以還，治史者多殫心史漢，表志補正之作，遂以史漢爲最富。此自個人工作言之，固爲美滿之成就，而自史界全體觀之，則頗違於詳近略遠之旨。此後要當留心近古諸史，毋使數十年後，書肆廣續編輯，仍有材料不平均之憾，二也。夫史料愈近愈豐，其於人事之關係亦愈近愈切，補編雖大抵以二十五史爲範圍，而我輩工作實不當以此自限。清史稿聞將解禁，其志如藝文邦交食貨之屬，在在皆可補訂。以今日去清之近，直接史料保存之多，采銅於山，固不容異世之學者強而任之耳。

或曰：洵爲采銅之說，則前人之業非矣。彼輩無新材料，而惟於舊史之中抽取記錄者也。此增補之書雖累百千萬言，其材料曾不能越出舊史之外。夫安貴有此重牀疊屋之舉？答之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所貴乎學者，爲其能盡物之用也。司馬遷作八書十表，其見於紀傳之材料十五六，彼果何爲而爲此？亦曰藉表志之嚴整，以濟紀傳之散亂，以盡史書之用而已。前不云乎？表志者紀傳之綱領，夫作綱領者，豈必待新材料哉？慎擇之斯可矣。今人孰不知二十五史爲中國歷史事實之所薈萃，然能用之者有幾人？立一論題，查不知其材料所在，雖有其物，不能見也，是無綱領之害也。如是，則有史如無史，誠能整理舊材料，使物無遁形，而人恣其用，爲益之大，必不在發見新材料下。何況清人博雅之風，自經被史，類能以新材料證故籍，故補百官表者有印章與封泥焉，補世系表者有碑辭與墓誌焉，何得云不越舊有史書，地不愛寶，古物日出，我輩生於今日，惟有隨時增補之，使無一物失其所，前人之業，可修正而不可非也。

「中國通史」之呼聲，聞之彌久，而其書至今不出，是非今日史家之咎，乃其憑藉之不厚，有以致之。爲是業者，若不於史實有深識達觀，於材料作廣搜博辨，則其書之成，曾無以異於學校教科。我輩倘有志於是，必將對於二十五史與此補編，思所以盡量使用之術，且汰之存之，使無一字之虛濫，而於向日被屏於歷史範圍以外之材料及地下新發得之材料，則以新方法比次之，新眼光

判斷之，俾與舊有史書之汰存者融而爲一，分途並進，鑠而不舍，數十年後必可爲中國史學放一異彩，通史之出現乃有期也。值此補編發行之日，喜基礎之已奠，敢操券而待之。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顧頡剛書於北平

凡例

一 本編所收，一以表志爲限。凡增補、注釋、考訂、校勘諸作，不問往哲遺籍，時賢近著，知見所及，靡不甄采。良以學貴博綜，無取專己，職在廣羅，弗嫌標榜也。

一 凡表志諸籍之頭迄分明，自成體系者，無論單行、叢刊，或一書之附錄，如玉海附刻之漢書藝文志考證、水經注圖附刻之漢志疑、遼文存附刻之遼藝文志等，一律收采。其有附麗全帙、首尾難析者，如沈欽韓、周壽昌、王先謙諸家之於漢書等，雖各具表志之品目，實自爲專書之一部，勢難割裂，祇得舍施。

一 全書編次，悉依列史前後爲序，區分若干部。每一部分，先表後志，以類相從。著錄諸書，亦略詮作者時代之次，藉成條貫。其有專述偏方割據之政制更革及域外諸族之動態者，則別置各部之末，以清眉目。如練恕之西秦百官表及沈維賢之兩漢匈奴表與晉五胡表等是。

一 本編序次，既以列史各具統系爲準望，則分別部居，自宜體段分明，鮮涉牽掣。除徐文範之東晉南北朝輿地表及錢大昕之遼金元史朔閏考等無繇割截，祇得就其偏重之傾向，量爲配置外，他如萬斯同之歷代史表及謝鍾英之三國大事表等，胥依部類分隸，不相雜廁，仍於析出之主籍或先見者備錄原刊序目，俾存厥初。間附小疏短說，以著更易之故。

一 所收諸籍中，其有全錄舊史原文而別綴論述或校記者，如汪越之讀史記十表等，則依夏燮之校漢書八表例，祇載綴語，刊去舊文。蓋二十五史全書具在，無煩纏出，徒占篇幅也。

一 本編輯集之初，除一部分稿本，縱橫鈎乙，不能影印外，餘擬悉用照相鉅版縮印。但細核各本，有板刻漫漶、模糊不清者，如章宗源之隋書經籍志考證、呂吳調陽之漢書地理志詳釋等，是有校刻欠精，紙繆待勘者，如包刻、吳卓信之漢書地理志補注等是。（號稱精善之汪遠孫、錢坫、全祖望諸本漢志，亦時有誤字。）有格式尤雜，字體過小，不合本編縮攝之標準者，如廣雅本東晉南北朝輿地表等，是有本爲鉛印、石印，不能再縮複製者，如顧懷三之補後漢書藝文志及丁錫田之後漢郡國令長考補等是。

甚有紙色過舊，黯淡不任照相者，既無他本可以抽代，自不能任其沿誤，終滋遺憾，因定一律改用排版，原本大字用五號，細書用六號，均直行，不夾注，植字既極疏朗，行款亦復畫一矣。其有徵引顯謬或漫患缺脫之處，亦得隨時發本勘補之。

一 版本之選擇：凡傳刻多者，取初刻本，刻本有異同或卷帙有多寡者，取善本或足本，其有後賢訂補之作，刊行時已包有先輩原著者，如謝鍾英之於洪亮吉，楊守敬之於吳增僅等，則逕取後來之本，仍冠原著姓氏，庶篇幅約省，而淵源不昧，其刊本與稿本顯有異同者，則兩本參校，不嫌複出，如萬斯同之南唐將相大臣年表等六種是。

一 表之爲用旁行斜上，利在經緯分明，縱橫可通，然亦有性質相同而體式不一者，有分別項目本無一定標準者，有因橫格太多分截轉行而反使系統惑亂者，亦有本無縱橫關係而漫爲填格者，殺雜紛錯，先後異轍。至於空格遼闊，浪費紙幅，抑又其次。因就有衡直關係之世系表，如周明泰之三國世系表等，有分合關係之輿地表，如吳增僅之三國郡縣表等，仍用原式。其他如本無縱橫分合關係之大事表、職官表及以封爵傳襲爲主之世表等，則悉依諸以敦熊氏後漢書年表校補之例，改用直行提書，其有旁行枝出之文，必注前後關連之迹，務使體系不亂，而經緯仍極分明，區區之意，覽者諒之。

一 校勘主旨，惟在求是，偶有不安，必資比對，異字岐義，擇善而從，其有必須說明者，亦別附校記或跋語於書後，藉示矜慎，但同人知能有限，闕失必多，何敢以掃葉自文，尙望方聞達人不吝教益，俾於種版時得以藉手更正，學術幸甚，同人幸甚。

全書編校既竟發見總目有誤植處而總目前已刊布不及追改用再補訂於左

正

校正古今人表一卷

新斟注地理志集釋十六卷 清錢坫撰徐松集釋

漢藝文志考證十卷

補三國疆域志補注十五卷 清洪亮吉撰謝鍾英補注

三國疆域志志疑一卷 清謝鍾英撰

兩晉諸帝統系圖一卷

補梁疆域志四卷

隋書經籍志考證十三卷

唐十道節度使表

五代諸王世表一卷

五代諸國世表一卷

北宋經撫年表五卷

補遼史藝文志一卷

元行省丞相平章政事年表一卷

元史氏族表三卷

明督撫年表六卷 吳廷燮撰 排印本參稿本

又補晉書藝文志四卷黃逢元撰總目無誤而書首黃字上行清字

誤

校正古今人表九卷

新斟注地理志集釋十六卷 清錢坫撰徐松集釋

漢書藝文志考證十卷

補三國疆域志補注十五卷 清洪亮吉撰謝鍾英補注

三國疆域志志疑一卷 同上

晉諸帝統系圖一卷

補梁書疆域志四卷

隋經籍志考證十三卷

唐十道節度使年表

五代諸國世表一卷

五代諸王世表一卷

北宋經撫年表二卷

補遼史經籍志一卷

元行省丞相平章年表一卷

補元史氏族表三卷

明督撫年表五卷 吳廷燮撰 排印本